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总主编 / 宿白

亲临秘境

QINLINMIJING

> > >

【新疆探险史图说】

杨镰 编著 / 供图

● 新疆人民出版社



亲临秘境

新疆探险史图说

◎ 杨 镰 编著 / 供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杨镰编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6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ISBN 7-228-08053-X

新疆人民出版社
白 雪 山

I.亲... II.杨... III.探险 - 历史 - 新疆 - 19~20 世纪 IV.N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1993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政编码 830001
电 话 总编室(0991)2825887 发行科(0991)2816212
审 图 号 新 S(2003)043 号
制 图 新疆第二测绘院
制 版 形 + 意设计工作室
印 刷 新疆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24
印 张 10.2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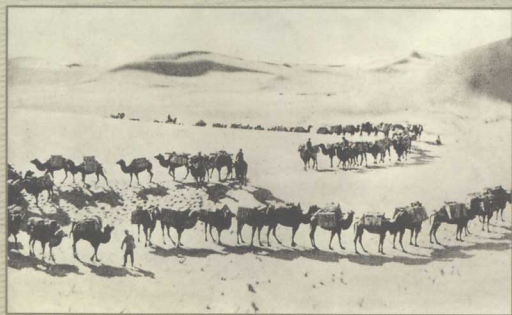
定 价: 32.00 元



内 容 提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西部探险考察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新疆这片曾有过辉煌灿烂古代文明的广袤大地,这片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区再次受到举世的关注。以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奥利尔·斯坦因为代表的各国探险家,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惊险曲折、情节各异的活剧。伴随着楼兰故城、尼雅遗址、小河古墓等一系列重大发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新疆。本书以数百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为主干,以准确、深刻又风采独具的文字相辅助,勾勒出一部首尾贯通的新疆探险史。既有生动形象的内容,又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

策 划 ● 杨 镰 李春华 石晓奇





作者简介

杨镰, 祖籍辽宁辽阳。1966 年于北京人民大学附中高中毕业, 1968 年赴新疆伊吾军马场“接受再教育”。1972 年入新疆大学中文系学习。80 年代初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 在该院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至今。现为该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出版有《贯云石评传》《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198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出版过长篇小说《千古之谜》《生死西行》。多年来曾十数次在新疆(特别是塔里木地区)进行考察, 重点是中国西部生态环境与 20 世纪中国西部探险史。出版了《荒漠独行》《最后的罗布人》《发现西部》等有关著作, 主编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中国西部探险”等丛书。

责任编辑 ● 石晓奇

王 玮

书籍设计 ● 刘堪海

他们让世界知道新疆

一、普尔热瓦爾斯基

新疆与中亚广袤的区域,在中世纪很长的时期内似乎处在世界发展的后排位置,外人对其知之甚少。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是新疆特殊的历史阶段。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世人重新“发现”了西部,丝绸之路受到举世关注。通过寻找失落的古代文明,人们得以读到了另一种版本的《人类文明史》,这部“文明史”更真实,更耐人寻味,对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有典型意义。在那期间活动的外国探险考察家,有俄国人普尔热瓦爾斯基,瑞典人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以及当时世界主要国家的其他许多人,但最有影响与成就的则是这三个。对他们历来评价并不一致,可只要说起新疆的探险与发现,便不能对他们略而不提。

今天,一般已经不大知道普尔热瓦爾斯基其人了。也许在生物学界他更知名,世上惟一种野马就以他的名字命名;除野马,新疆特有的野生动物野骆驼、新疆虎,也都因他始为人们所知。不

仅如此,他与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

普尔热瓦爾斯基(1839~1888)中学毕业进入军官学校,成为职业军人。从1870年开始,他一生中四次到中国西部探险,初衷总是为了抵达西藏的拉萨。但拉萨的北关纳曲成了他人生的极限,从此他再也未能向前走一步。但是,他却在新疆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路程。他的兴趣主要在记录动植物和地理考察。除“罗布泊位置之争”,目前新疆的“三道山夹两个盆地”(阿尔泰山、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地理结构,最初就是由他标注在中亚地图上的。

早期的中国西部探险,与俄国关系至巨。了解一些世界史知识的人一定会注意到,19世纪中后期,正是沙皇俄国急剧扩张的时期。通过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国——大清以北、以西,全纳入沙皇的势力范围。俄国的中亚探险就是在这个整体背景之下初具规模。在俄国中亚探险家之中,普尔热瓦爾斯基是领军人物。他的同行们格鲁姆—格什麦洛兄弟、波塔宁等,门徒科兹洛夫、别夫佐

夫、罗布罗夫斯基,还有那个出道极早、收山极晚的奥勃鲁切夫,无不受到了他的深刻影响。

野骆驼并非由普尔热瓦夫斯基发现。中国西部自古就是野骆驼的栖息地。但初次陈列在博物馆里的野骆驼标本,则是他搜集到的。1876~1877年冬天,他离开罗布荒原前往阿尔金山,目标主要就是观察野骆驼,期望获得至少一具完好的标本。在给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报告中,他预言“很久以来一直使所有博物学家甚感兴趣的野骆驼和野马问题”,即将得到解决。

的确,他是第一个捕获了活着的野马的人,他雇了一队当地最剽悍的骑手埋伏在红柳灌丛,一旦发现野马群中出现初生未久的马驹,就用接力方式骑马狂追,直到将刚刚能趑趄起奔跑的马驹累垮。与野马相比,在野骆驼方面他的运气不好。40天来,他们在阿尔金山奔波了500俄里,仅见到一峰野骆驼,没等他回过神来,野骆驼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下。只这一瞥他便明白了,在西部

荒原没有活捉野骆驼的可能。返回罗布泊岸边,他悬赏100卢布,征集一公一母两峰完整的野骆驼皮。——这是市价的四倍。1877年3月10日,两个罗布猎人从阿尔金山的阿奇克谷地猎取了两峰野骆驼,其中那峰母驼怀着孕,如果不是被打死了,将在一两天后分娩。这样普尔热瓦夫斯基幸运地得到了三个标本,其中包括那峰待产的幼驼。一般都知道,是普尔热瓦夫斯基1876~1877年的考察,挑起了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而普尔热瓦夫斯基与斯文·赫定是正、反双方的代表。但实际上关于野骆驼是不是新的物种的论争也是因他而起。获得标本之后,他坚持认为,就像野马与马一样,野骆驼与骆驼从来不是同种动物。除了普尔热瓦夫斯基,其他的探险家——比方斯文·赫定、亨廷顿等——大都认为,所谓的野骆驼,实际就是逃逸到野外的家畜骆驼,因此野骆驼极为惧怕(或说厌恶)人类。

但这次斯文·赫定错了。2000年的一大新闻就是,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对一具野骆驼遗骸做的DNA检测证明,它与家畜骆驼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动物。而这具遗骸与普尔热瓦夫斯基的三个标本,都得自同一区域。

普尔热瓦夫斯基到来时,在罗布泊古岸边居住着一支死死不愿离开古海的老部族。他们的“首府”总是叫阿不旦。由于环境太蒙昧闭塞,清廷曾安排将他们迁居河西走廊的安西,但他们拒绝离开唇齿相依的河湖水域。清廷任命他们的首领为五品伯克。18世纪后期,这些罗布人在昆齐康伯克的治理之下。第一个探访阿不旦、会见昆齐康伯克的外来人,就是“琼巴依”——大老爷普尔热瓦夫斯基。是机遇惠顾了他,还是他死死抓住了机遇?这次罗布泊之行不但引发了“罗布泊位置之争”,而且通过普尔热瓦夫斯基还使外界首次知道了罗布人与他们的首领(有人戏称为“末代楼兰王”)昆齐康。



野马。



普尔热瓦斯基。

关于对罗布泊地理位置的异议,引发“跨世纪”的地理学大论争这一过程,已经为世人所熟知。对于“化外之民”罗布人,普尔热瓦斯基的评价是低调的。他只是客观地指出了他们的存在,并未意识到他们的存在有什么特殊意义。

1879年第三次中亚考察,普尔热瓦斯基穿越了哈密与敦煌之间的戈壁。途中,对他来说生死攸关的危险就是在水源地宿营。这个戈壁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贺延碛——噶顺戈壁。玄奘西行,单人单骑冒死穿过了贺延碛。五天五夜,全靠识途老马每天在日落时分自动找到水源地,才幸免于难。唐代大诗人岑参路经这一带,以《日没贺延碛作》诗抒发苦寂懊恼:“沙上见日出,沙上

见日落。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而在这荒凉一隅,普尔热瓦斯基走的就是玄奘求法、岑参出塞的古道,路上水泉稀少而且苦涩得难以吞咽,更大的问题是每一站只有勉强够一个驼队饮用的水,他们不止一次与中国商队为争抢水泉而发生冲突,甚至挥戈相向。《从斋桑经哈密前往西藏》一书中普尔热瓦斯基记述了贺延碛落日的景象与他的感受:“在旅行者行进路线的前方或两旁,浮现出虚幻的海市蜃楼。……白天炎热难熬,太阳一出来就是火辣辣的,直到日落为止。”而落日驱除了炎热,却萌生了身处异乡的惶惑!

看来,荒漠日落是荒漠旅人感情最复杂丰富的时刻。面对落日,他第一次决定与同属浪迹天涯的中国商队分享营地少得可怜的水草。

1888年8月5日,普尔热瓦斯基于故乡首途,开始第五次中亚探险。

10月16日在抵达吉尔吉斯斯坦首府比什凯克时,他意外感染了伤寒。当时,伤寒是中亚的“地方病”,他本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免疫能力,但一杯没烧开的水,竟击倒了这个渐呈老态的探险家。11月1日,在伊塞克湖畔以东的小城喀拉库勒,普尔热瓦斯基因持续高烧一病不起。他口述了遗言:“死后,将我埋葬在伊塞克湖岸边湖水飞溅不到的地方,墓碑只写‘探险家普尔热瓦斯基’几个简单的字就成了。但装敛时一定给我换上在探险时常穿的衣服。”普尔热瓦斯基死后,沙皇钦命将喀拉库勒改名为“普尔热瓦利斯克”。从沙俄、苏俄,到今天的俄罗斯联邦,地名改来改去,察理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但普尔热瓦利斯克却从未再改变。1957年苏联政府在这里建立了普尔热瓦斯基博物馆。他的后继者比如斯文·赫定,曾特意来为这个长眠在天山之湖畔的听涛人扫墓。

可以说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新疆的探险发现大都与普尔热瓦斯基和后来者斯文·赫定、斯坦因有关。这三个人(三“斯”)的接力,长达六七十年。虽然时代、国籍、关注点都不相同,但他们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对新疆充满好奇,兴趣广泛、学识渊博。而且都是终身未婚。斯文·赫定曾对记者戏称:他的一生是与中国结了婚的。

不可否认,普尔热瓦斯基的中亚探险受到殖民主义影响——那是 18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探险途中,普尔热瓦斯基起了不少地名填补地图空白:探险家湖、俄罗斯人湖、莫斯科山、马可波罗山……这些地名没有一个为后人认可。斯文·赫定截然不同,斯文·赫定一般只是将原有的名字登录在地图上,比方喀拉墩、丹丹乌里克、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等等。只有斯文·赫定使用的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探险生涯之中,普尔热瓦斯基很少关心当地的人文情况,这就是他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主要差别。



野骆驼母子。

普尔热瓦斯基是将举世关注引向新疆的第一人,然而近现代时期——从 1890~1938 年,这四五十年间,主要的新疆探险考察家数以十计,关于新疆探险考察的著述不胜枚举,但这一时期基本可以说是斯文·赫定与斯坦因的“主场”。

二、斯文·赫定

19~20 世纪之交,中国西部进入探险发现时期。奠基人是斯文·赫定。

斯文·赫定(1865~1952),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自幼迷恋探险书籍。那时正是 19 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的高潮,他的第一个崇拜的对象,是法国探险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他还为儒勒·凡尔纳《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画过插图。但儒勒·凡尔纳是纸上谈兵的高手,一生最不愿意出门旅行。他笔下的从南极到北极,从地心深处到月球、火星的故事,全是向壁虚构,不足以效仿。第二批崇拜对象是北欧——瑞典、丹麦、挪威的极地探险家。中学时他最向往北极探险:苔原、极点、冰雪、白夜,吃不上蔬菜水果而得败血病、与驯鹿白熊为邻……第三个崇拜对象则是普尔热瓦斯基。正是这个俄国人把他最终引向了干旱、荒凉的中亚。中学没毕业他就翻译了普尔热瓦斯基的探险记,出版后销路还不错。幸亏他并不满足于介绍别人,隔岸观火;而要自己实践,走进荒漠,否则以后的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1890 年,赫定来到了帕米尔的另一侧,1891 年春就折返西还。此行他认识了塔什库尔干、喀什噶尔,也认识了英国军人杨哈斯班、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外交官马继业。



斯文·赫定在家中。

1894年春天，斯文·赫定越过帕米尔高原再次到达喀什噶尔，但这次他没有匆匆离去。当时喀什噶尔外国人社交界正在筹备救援一个据说在昆仑山中遇难的法国探险队，赫定决定参与其事。另一个原因，是赫定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因雪崩雪盲一再失败，他并不甘心。而一个个人感情上的原因是从不为人所知的：赫定正处在失恋的痛苦之中，他想尽可能地远离没有接受他求爱的瑞典姑娘。他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提前进入了自己的位置。

1895年2月17日，还有两天过30岁生日的斯文·赫定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喀什噶尔，走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域探险史的序幕——斯文·赫定的“生死大漠”——就这样开始了。事实证明，这次需要救援、而又得不到救援的，正是赫定自己！

1895年4月10日，这一天曾长久留在了麦盖提地方的拉吉

里克村村民的记忆之中。清晨，赫定的驼队离开村长托克塔霍加的大院落。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围观。

“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一个老人大声预言。

“负载太重！骆驼迈不动步子啊！”另一个人冲驼夫们叫道。

长住在村里放高利贷的印度籍商人将一把把铜币抛洒到空中，任孩子们争抢，并高喊：“一路顺风！——路——顺——风——”上百人追随驼队走了好长一段路……

如同海市蜃楼般的“沙埋古城”的传说，几百年来就已经在喀什噶尔、拉吉里克、玛拉巴什、叶尔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绿洲的居民中传播不息，而且一个比一个神奇，一个比一个逼真。那时，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衢大邑，都出现了“第三产业”——找宝！每逢新的风暴停息，一些不事生产的人就骑上骆驼进入了沙漠，寻找着早就被沙尘湮没、刚刚又被狂风“挖掘”出来的古城、遗址。有的人因此而迅速致富，有的人因此而去无归！这些发现古城和找宝的故事，就连知识最渊博的长老也分辨不清虚实真假了。——要想弄清，就只有亲自到沙漠死界中去看看！赫定正是这样做的。

以后的沙漠探险证明，精良装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赫定有八峰骆驼、两条狗、三只羊、一只公鸡和十只母鸡，有够一行食用三四个月的粮食，全套皮大衣、冬装，以及足够装备一个警卫班的三枝长枪、六枝短枪，当然还有从气温表到测高仪一应科学仪器……可是，他惟独没有带上足够的饮水！

在穿越叶尔羌河与和田河之间的广袤沙漠时，不但从未遇到传说中的古城，反而折戟沉沙，几乎葬送了整个探险队！他低估了沙漠的压力，高估了自己的运气。几天之后，他就发现由于一个驼夫的疏忽，所带的水已经用光。在此后的行程，他们喝过人尿、骆驼尿、羊血，一切带水分的罐头与药品也是甘露，最后，不得不杀



Sven Hedin

鸡止渴，可割掉头，母鸡的血已经成了凝固的“玛瑙”。是和阗河可望而不可及的河岸林带，赋予他超常的毅力。当赫定最终挣扎着来到和阗河时，他才发现那实际上是个季节河。初夏的这一段河道干涸无水。这个意外使他几乎崩溃在干河的岸边。1989年，我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纵深处路经了一道壮阔的干河，河边一具枯骨引起争论：他是谁？为什么会死在这个地方？当时我推断，那是在沙漠中穿行的干渴已极的人，他认定在这里能够喝上水，靠顽强求生意志支撑，挣扎着来到河边却发现河床滴水全无，就彻底垮在了古岸。——这也是1895年夏天赫定在和阗河体验过的吧。但幸运的是，那是一个月圆之夜，他意外发现干河对岸水波

在折射月光。是幻觉？是濒死的痴迷？来到跟前他还不相信自己已经得救，直到像牛羊一样真的“饮”到了水。那是和阗河中游的一处水潭，全靠旺盛的泉水才保持在枯水期也不干涸。这就是著名的“天赐的水池”。此后，探险家斯坦因、瑞典科学家安博特都找到过这个水潭。1992年我们在水潭里汲取了泉水，并带到了瑞典。

赫定以丧失了全部骆驼、牺牲了两个驼夫、放弃了绝大部分辎重的代价，获救于和阗河。从此沙漠有了一个别名“死亡之海”。赫定则从灭顶之灾中获取了受用终生的教益。他遗失了两架相机和1800张底片。驼队辎重是古老绿洲塔瓦库勒村村民找到的。一年之后赫定拿回了已经让好奇的乡民拆成废铁的蔡斯相机，而底片全部报废。当时底片是干片，不是胶片，是一块书本大的毛玻璃涂了感光材料。拆开包装，干片就曝光作废了，但不乏想象力的乡民却将这块玻璃利用起来。为了保暖，他们的土屋采光极差。有了玻璃，乡民在土屋顶捅开一个气孔，再将毛玻璃嵌在气孔上，就成了保温又透亮的小小天窗。1986年、1988年，我两次来到塔瓦库勒村，直到那时村子里的房屋还是这种格局。民居破天荒地有了天窗，但赫定却再也买不到底片。此后的探险途中，他用画铅笔速写代替照相，结果，这个“灾难”却造就了一个极具个人特点的画家。他一生留下了5000多幅画。他因缺水而“败走麦城”，结果在此后40年探险生涯中他牢牢记取这个教训，他的一大发明就是选择冬天，携带冰块进入沙漠。塔里木的水往往含有盐碱，容易变质，而且不利于健康。然而冰就可以克服上述弊病，——海水从来不结冰。在无边沙漠夺路而走，却将他引导到了一处处重要古城遗址：丹丹乌里克、喀拉墩、玛扎塔格戍堡……直到发现楼兰古城。

1896年1月，赫定在塔瓦库勒装备了驼队，他将向东穿越沙

海。这一路虽然是行进在塔克拉玛干的腹心地带,但比起上一年在和阗河西岸的经历,简直就是春日的郊游。到第五天,前方出现了大面积的死树,有些死树株距均等,无疑是人工种植的。1月23日黄昏,驼队来到一片废墟。那儿久无生机,死树枝全脆得像玻璃,踩在脚下如履薄冰。但整个遗址气势恢宏,建筑规格不同寻常。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丹丹乌里克——象牙房子。人们甚至对赫定说,“塔克拉玛干”这个名字,具体指的就是此地。

这个远离近代绿洲带的往古飞地,曾是古国于阗的重镇。面对沉静的遗址,赫定的第一联想就是欧洲古老的传说《睡美人》,而自己马上将要破解巫师恶意的魔咒,唤醒沉睡千年的公主。丹丹乌里克是头一个由探险家发现的沙埋古城。后来,斯坦因、亨廷



野外工作中的斯文·赫定。

顿、特林克勒等,在这儿都做过发掘,所获颇丰。它的存在至少证实,千年之前塔里木的沙漠绿洲格局,与今天迥然不同。

丹丹乌里克的发现是里程碑,从此,重新“发现”新疆的精彩纷呈的“连续剧”就算是拉开了序幕。

以后,赫定还探访了通古孜巴斯特的原始村落;初次由南向北横穿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证实了在塔克拉玛干的“肚脐”确实有野骆驼乐园存在;抵达了罗布荒原,使“罗布泊位置”这个“世纪论战”迈出了一大步。

正是通过这些探险发现、坎坷曲折,世人才确认,在风沙肆虐的塔里木,在“生命的禁区”塔克拉玛干,有高度发达的、神秘难解的古代文明潜藏。今天的黄沙、白砾,古道、荒村,是人类文明“退潮”之后的海滩。发现西部,发现新疆,这个令人振奋、使人沉思、开阔人眼界心境的辉煌历史过程开始了。

可以说,斯文·赫定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发现楼兰。

1900年3月28日午后,他的探险队在从阿提米希布拉克南行前往喀拉库顺的途中,偶然闯入一处古老的寺院遗址。多年以后斯坦因将其编为L.B.,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古迹密集之区。1901年,他从罗布荒原东方返回这里,但无意中于3月3日发现了楼兰古城。后来斯坦因将楼兰古城编为L.A.。近年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楼兰应该是1900年3月28日晚,为罗布人奥尔得克所发现。但这根本没有可能性。没有人能在一个晚上走完从28日的营地到L.A.,拿了木雕再前往L.B.,找到铁锹又返回营地这个大三角形,即便是今天利用越野汽车也做不到。而且L.A.在营地正东,L.B.在正南,如果奥尔得克在一开始就将方向错了整整90度,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他还能找到一个小小的铁锹?还能追随探险队找到宿营之处?

新疆探险考察的20世纪是从1901年3月3日发现楼兰,



罗布人在为赫定安置“客房”。

以及 1901 年 1 月 28 日发现尼雅开始,丝绸之路热也是。这是不争的事实。

1927 年,赫定出版的一本新书名字叫《回到亚洲》。这一年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在他的促成下,中国与瑞典联合组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关于这个考查团近年不断受到关注,但是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从 1927~1935 年,这 8 年间,是新疆探险考察最活跃的时期,不但成果卓著,而且人才辈出。其中不但有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也有许多中国科学家。

贝格曼的居延汉简、“小河 5 号”遗址,那林的西部大地测量,安博特的天文测量,哈士伦的土尔扈特人文研究,霍涅尔在河西与罗布泊的工作……这些已为世人所知。重要的成就不止于此。黄文弼的新疆考古使他成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陈宗器在罗布荒原与广袤西北的测绘不仅数据精确,而且以献身精神成为中外学者的楷模,袁复礼的古生物特别是恐龙化石的发现让世界震惊……当然,特别应该说起徐炳超,没有他的努力,中国西北科

学考查团随时会夭折于漫漫长途之中。丁道衡、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都是在西北考察之中站立起来的中国科学家。应该提到的还有植物学家刘慎谔。在上中学时他已经是钦佩不已的传奇人物,当年他也归于西北科学考查团旗下。据老一代学者们传说: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际他在西北考察植被过程中失去了踪迹,当大家已经不抱他能够生还的希望时,他却从印度加尔各答发回电报:原来他自己赶着一群羊穿过了青藏无人区,翻越了喀喇昆仑,即将从印度回国。至今我也未能证实这些传说有多大的可信度。但是,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瑞典天文学家安博特的《驼队》一书之中,我却找到了当时刘慎谔的踪迹:1932 年 1 月 26 日,刘慎谔与地质学家那林抵达了叶尔羌,在会齐安博特之后,于 1932 年 5 月经阿克赛钦进入了印度。

有人曾将西北科学考查团比作培养中国科学家的流动大学,这真是贴切之极。而这所国际学校的校长正是斯文·赫定。赫定是中国西部最后一个古典探险家,第一个现代探险家。

1935 年,70 高龄的赫定最终离开了他献身近半个世纪的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的前线。



1935年2月19日,一些中国科学家们在动荡不安的北平(北京)集会为赫定祝寿。他们送给赫定一张画像,画的是骑在骆驼上的探险家本人。祝词说:“近百年来世界地理学者对于中央亚细亚探求甚勤,而贡献之宏富无能及瑞典斯文赫定博士者。民国十六年(1927)我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之组织,博士之力为多,数年以来,成绩甚著,国人讲求西北科学者,当以此行为先导焉。”祝词领衔者有周肇祥、徐炳昶、袁复礼、胡适、任鸿隽、沈兼士、袁同礼、李四光、梅贻琦、翁文灏、傅斯年……其中少了刘半农(刘复),那是因为他已经在此之前去世了。

这就是当时在学者们心目中的赫定。

三、斯坦因

考古探险家马克·奥利尔·斯坦因(1862~1943),出生在布达佩斯。是英籍匈牙利人。1888年,他前往英属印度的教育部门任职,出任旁遮普邦的学监。

从斯坦因到达印度起,喜马拉雅山脉的那一面就不断传来发现古老文明遗迹的惊人消息,鲍尔在库车苏巴什发现的古桦皮书(“鲍尔古本”),福赛斯使团带来的“和阗马钱”,法国杜特雷伊探险队在和阗的发现,特别是斯文·赫定1895~1896年穿越中亚的戏剧性经过和重要成果,使他似乎感受到了山的那面沉睡的古老文明在苏醒。他已经不能安心于本职工作。1900年5月,利用一年的假期他终于步赫定后尘亲自前往塔里木。有意思的是,斯坦因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先行者赫定竞赛。听说赫定于1899年又

自斯德哥尔摩启程去新疆了,斯坦因提前了行期,要抢在赫定之前到达和阗,他认定和阗与印度有深远的历史因缘。应该说,斯坦因比一切探险家都更了解和阗,因为在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像他那样了解印度文明。进入新疆,他首先去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抵达了6100米的营地时,他同样未能再高攀一步。

斯坦因并不讳言,他是手持斯文·赫定的地图进入和阗的。在和阗市,他为真假难辨的文物贩子包围。等“突出重围”真正进入了沙漠,就是另一种境界了。同样由塔瓦库勒村的向导引导他前往丹丹乌里克。他是第一个挖掘了丹丹乌里克的人。在这“沙埋庞培”的一个唐朝寺院,他找到几幅珍贵的木板画:“鼠王传说”、“东国公主传来蚕种”、“龙女出嫁”,表现的竟是唐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过的当地的古老传说。在我看来,丹丹乌里克是新疆最重要的、但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古迹,事实上它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形成的见证。

1901年1月初,赫定即将回到罗布荒原寻找去年崭露头角的楼兰文明,斯坦因则沿古道来到了丝路旧驿尼雅(即今民丰)。

尼雅是个来历久长的地名,含义据说是“遥远的地方”。即便



斯坦因发掘米兰古城。

就丝绸之路而言,它也够遥远的了。

在尼雅,人们并不关心什么古城、古物一类的消息。斯坦因派驼夫哈桑找当地人了解情况。哈桑拿回了两块写了东西的木板。见到木板,斯坦因的第一反应是要处罚哈桑:他在巴扎上闲逛了一整天,竟然以这个无用之物敷衍搪塞。但只是大略看了看,斯坦因立即目瞪口呆。多亏他在印度工作过十几年,对印度古史颇有研究。他一眼就认出那木板上写的蝌蚪般的字迹与公元前后的贵霜王朝的文字十分相像。光是它能在这天之一隅出现,就已经是奇迹了。这些字他并不认识——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识读,但那无疑是惊世发现。他立即与哈桑回到巴扎,送给哈桑木板的是不识字的农夫,木板是他在从尼雅绿洲前往大麻扎的路上拾到的。而这“大麻扎”是尼雅仅有的名胜,全名叫“伊玛目扎法萨迪克麻扎”,因为据说那儿是一个圣者的陵墓,所以历来以朝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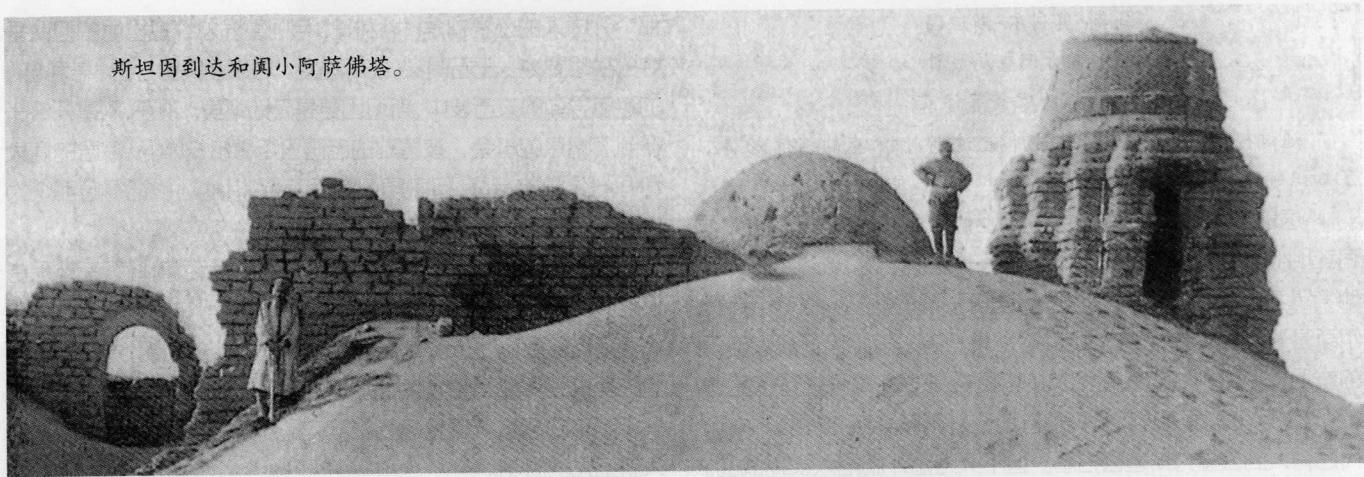
斯坦因因为离开阿不旦迁居若羌的罗布人做人体测量。

“大麻扎”为荣,秋冬之际,那条路上来自塔里木各绿洲的居民相望于道。要找出是谁在一两个月前将两块无用的木板扔在了路旁,那想必比大海捞针容易不了多少。赫定功成名就之后,一次记者问他,作为探险家应该有哪些素质?赫定说了一些众所周知的内容,然后补充道:还要有天使般的耐心。斯坦因有他的缺点,可正好不缺乏耐心。他一日复一日,不厌其烦,向遇到的每一个人询问:谁见过这两块木板?谁知道它们的来历?——就如同《悲惨世界》中那个敬业的侦探沙威。就这样,他竟然找到了两块木板的主人,年轻的打猎人伊布拉音。伊布拉音不太情愿地告诉斯坦因:上一年秋天,他在沙漠穿行,路经了一个遗址。但遗址没有传说之中的金银财宝,只是遍布废墟,到处是这种写了字的木板。他随手拿了几块给他的孩子当玩具。路上嫌重,就扔了两块。伊布拉音所言不虚,三天之后——1901年1月28日——斯坦因来到有木板的遗址,竟找到了整整一个楼兰王国时期的档案库。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把椅子,最古老的一具木桥。这里,就是著名的楼兰王国尼雅遗址,木板上写的文字,就是“死亡”已经十几个世纪的楼兰国官方文字佉卢文。通过破译这种文字,楼兰王国的秘史便呈现在人们面前。

斯坦因是第一个来到尼雅遗址的考古家,他对尼雅的第一感觉,就如同来到海难的现场。枯死的古树是沉船的桅樯,院落人家是遇难者逃离后的在海面漂流的失控船只。他曾自问:除了尼雅,在什么地方你能漫步在至少17个世纪之前的人们精心种植的林荫道之上?路经一处处果园、一个个院落时,面对荆门半掩的民居,他恍若不速之客,竟担心突然会有人推门而出,责问:你来自何方?有何贵干?

此后,他几乎走遍新疆,但是属于他自己的重要成就正是发现尼雅。在探险考察过程中,只要可能,他就会回到尼雅,而且每次

斯坦因到达和阗小阿萨佛塔。



都有新的收获。最近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即便有了斯坦因犁庭扫穴般的一次次发掘,即便有了近年来中日考古工作者多次重返尼雅,对于尼雅,我们实际上还是大大的低估了。最终它会使我们产生重新撰写西域文明史的念头。

斯坦因最后一次前往中国新疆,是1930年。但是此行极不顺利。1931年在库尔勒,他见到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中的瑞典天文学家尼尔思·安博特,他已经感到在新疆纯以搜集文物为目的的黄金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长达30年的中国西部考古探险过程中,他到过新疆数十处古迹,他写的探险著作成为了经典。《沙埋和真》、《沙埋中亚废墟》,可以与赫定的《穿越亚洲》、《中亚与西藏》对照来读。而他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与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并称为“中亚探险”“二记”。赫定总使他产生“既生瑜,何生亮”的愤懑,但实际上他们又总是相得益彰,各有千秋。斯坦因因为20世纪重新发现西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也因为将中国文物充实了英印博物馆,受到抨击。不能不提的还有:他还

是敦煌藏经室劫经的始作俑者。

20世纪新疆是异彩纷呈的古老文明的再发现时期,这个过程曲折动人,又历尽劫难。然而已经被遗忘的丝绸之路,就这样重新将不同文明结系在了一起,“世界上离开海洋最远的地方”——新疆,就这样走向了世界。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艰苦的相持阶段。大战没有使斯坦因的探险考古热情稍减。在整整40年前,在发现了尼雅遗址之后,他曾力图到阿富汗做一次考察,但喜怒无常的阿富汗国王出于对英国的疑虑,斩钉截铁地否决了他的计划。国王哈比布拉将这个考古发掘的计划,说成纯属是“一个所谓的博士”向壁虚拟的“一个毫无益处的”研究课题。时隔40年,他终于获得阿富汗新国王查希尔·沙阿的首肯,得到在尚未为战火波及的阿富汗南方的赫尔曼德河谷工作一个冬天的机会。10月19日,斯坦因乘美国公使的专车从白沙瓦抵达喀布尔,但几天后,82岁高龄的探险家死于感冒。他安葬在喀布尔市郊的外国人公墓。墓碑简朴无华,那块采自兴都库什山麓的岩石镌刻着以下铭文:

马克·奥利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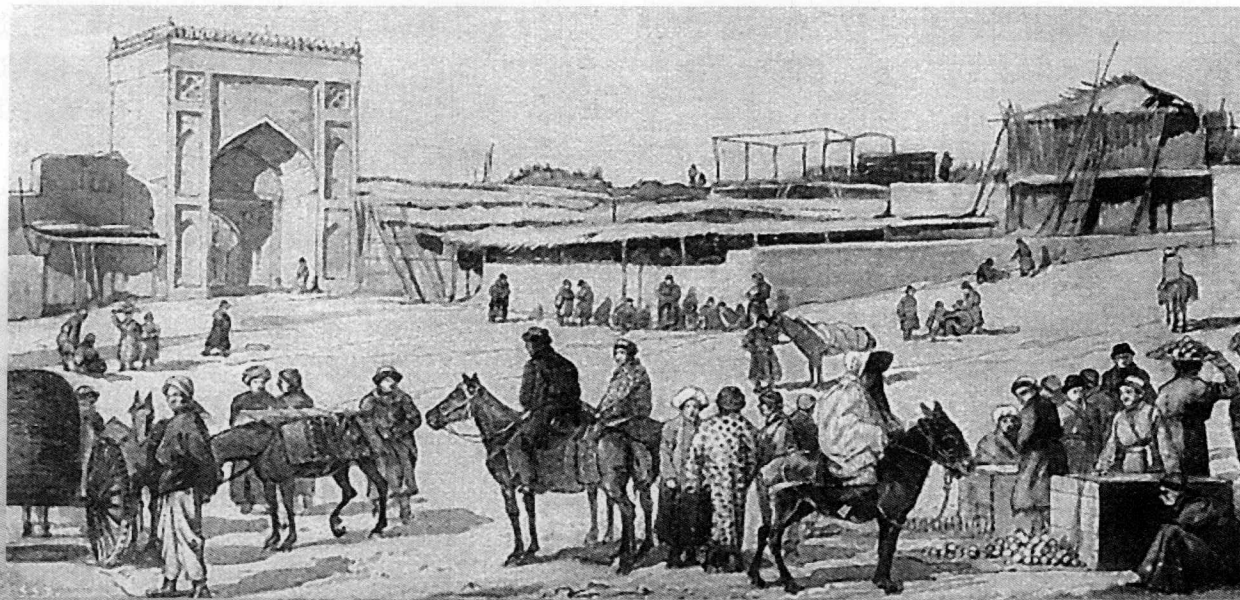
学者、探险家兼著作家

通过极度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的旅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这是个低调的墓志铭。没有写上他荣耀的身份——爵士,没有注明他著作等身、获得过足以装备一整座博物馆的中国文物。他希望盖棺能够论定,也许他预感到身后将有争议。和普尔热瓦斯基一样,斯坦因也在新的探险即将开始之前辞世。战火连天的岁月,一个孤独老人在朋友的照顾之下死在平静如昔的喀布尔,总比死在地角天涯某个探险营地要好得多。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还有人到公墓为斯坦因扫墓。但不久阿富汗就陷入长期战乱。

那个外国人的公墓曾是“塔利班”与阿富汗总统拉巴尼的卫队争夺的战略要地。玉石俱焚,在所难免。后来在美国打击“塔利班”的巡航导弹的攻击波中,斯坦因更是无处藏身。现在,阿富汗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被罢黜的老国王查希尔·沙阿从寄居的意大利回到久别的祖国,但家园已经面貌全非,他还能记得起那个为自己批准过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英国探险家吗?

不管怎么说,普尔热瓦斯基、斯文·赫定、斯坦因都是历史人物了,功过得失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总是为了未来一代撰写的。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恢复历史发展的面貌,寻找历史进步的契机;是认识历史,认识历史规律。谁也不可能改变历史。新千年到来之际重新提起这段往事,是到了结束历史的旧章节,进入新纪元的时刻。



1896年的和阗市中心。